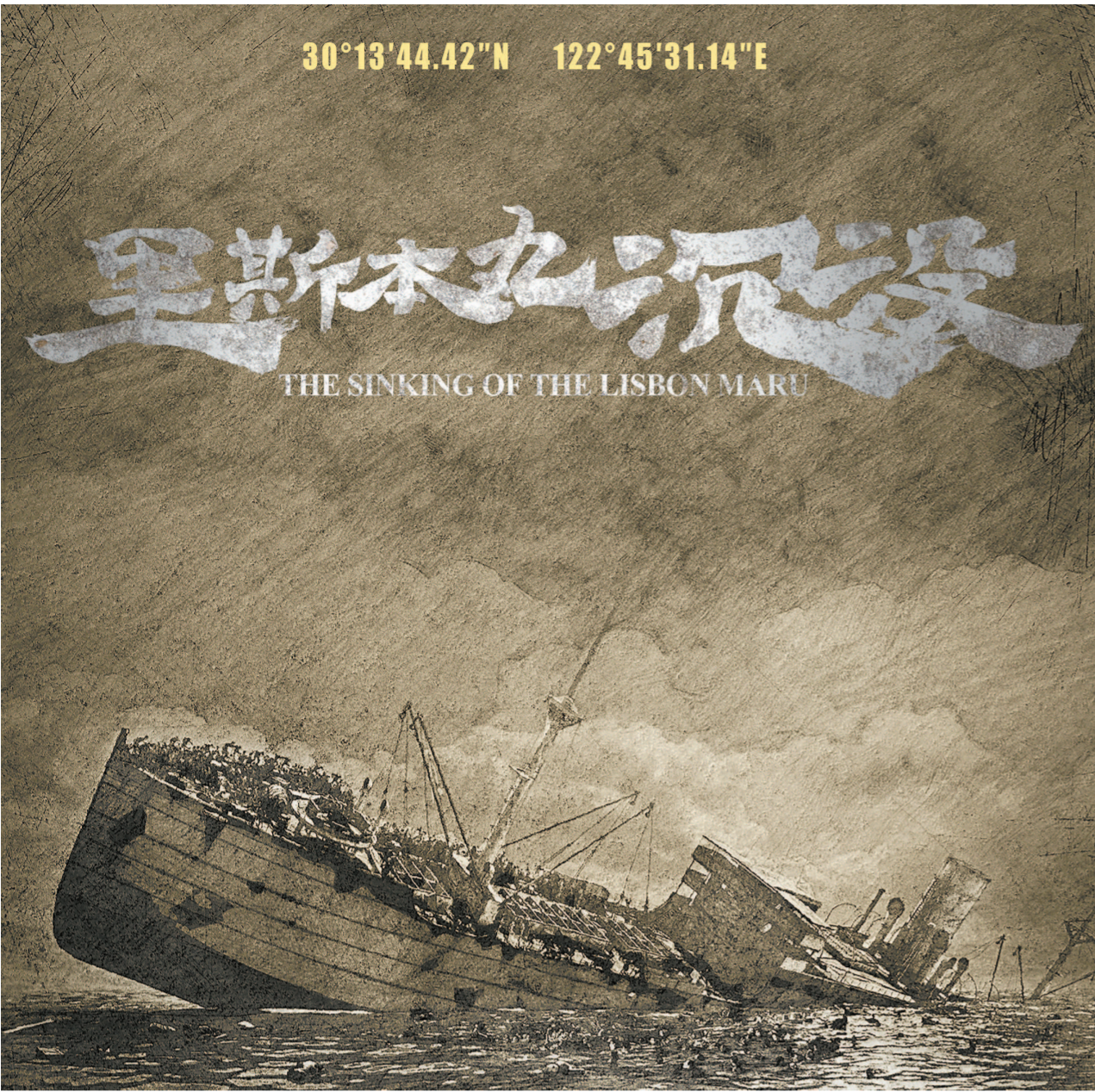


30°13'44.42"N 122°45'31.14"E

里斯本丸沉没
THE SINKING OF THE LISBON MARU

至暗时刻， 救援的光突然亮了

——评《里斯本丸沉没》

杨蕊

四川人方励，一直跨界于人生之旅。海洋物理学家，42年海洋科技公司话事人，亲自参与了大连5·7空难海上打捞和救援；24年中国电影制片人，制作了《观音山》《后会无期》《乘风破浪》等佳作。

71岁这一年，他首次执导的电影处女作《里斯本丸沉没》(以下简称《里》)全面上映。这部电影历时八年，耗资千万，足迹遍及英国、日本、中国、美国、加拿大等数十个国家，采访380个战俘家庭，可以说工程浩大。影片讲述了二战时期，一艘日本押运英国战俘的货轮里斯本丸，在海上被美国潜艇击沉后，近两千战俘们在日军屠杀式封锁中绝境求生，其中的三百多人被中国渔民救援的故事。

我一度疑虑，这样一个外国人在遥远二战历史中的灾难断章，何以要大费周折地由中国人去拍摄制作？今天的电影观众又有什么理由要去关注一艘80多年前沉没的古老故事？它与智能时代正和算法性生存苦拼的现代观众的共鸣到底在哪里？

但在电影院首次看到这部电影的时候，我不由得认为，这不仅仅是整个夏天，恐怕也是近一时期过于浮躁的中国影院里难得的一股稳健清流。甚至它有可能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电影千帆竞渡中，一颗重要的压舱之石。

整个电影采用了进行时似的真相揭秘方式。方励以历史探索者、海洋科学家、电影导演三重身份启动拍摄行动，牵引着整个真相的追踪、溯源、揭秘的过程。影片的内容经纬纵横又千丝万缕，编织得极其精密，在两个小时影片里，有海洋沉船科考探秘，声纳追踪，有全世界范围内幸存者线索征集，顺藤摸瓜，打捞抢救历史文献外的更多真相，有家族创痛记忆口述，有道德困境哲学醒思，更是一场撼动人心的历史大悲剧。在抽丝剥茧，层层深入的沉浸式观影中，观众完全穿越回欲望撕扯、盘根错节的战争极端环境，目睹人性所有的挣扎、角力，是怎样极其克制又不动声色地被以本真面目展示出来。影片冷静而磅礴，内在情感奔涌。影院内时常听到观众抽泣。

揭开战争施暴的心理肌理

影片中非常有力量段落，首先出现在方励冒险犯难，去日本探访军事史家和当事人后代的场景。问题鲜有地直击要害：为什么明明有足够的救援船，岛屿也近在咫尺，却偏偏没有救援战俘而是封闭舱门让战俘随舰沉亡？日本军事史家的回答是当防止战俘逃跑和让战俘活下来存在两难选择时，战争情境会选择无条件防止战俘逃跑。1800名战俘，包括英国皇家海军经验丰富的海上战斗力量，这对他们的军事管

制形成了威胁。所以按照战争需求，格杀勿论。

而对里斯本丸船长——执行封舱命令的经田茂的香港军事法庭审判记录展中，经田茂说悲剧始作俑者是船上日军官下令封舱，最终法庭仍以无法证明其受到胁迫而判处其七年监禁。法庭的一道道质问在《里》中极其直接尖锐地再现，说明电影在历史真相的揭露中，并没有止步于简单的道德批判，它其实揭开的也是非正义一方永远无法自证的黑暗抉择。

美军战斗潜艇的后人对方励采访时说：战争是激进的。你不杀人人就会杀你。这几乎是被世人默认的丛林法则，但当他们听到方励播放的采访录音，听到他们的父亲，执行鱼雷袭击里斯本丸而亲手酿成800盟军战俘葬身大海的鱼雷工程师，在幸存战俘纪念聚会上的痛苦忏悔和泣诉，才真正知道，伤害同类的作恶即便被原谅，日后面对良知的折磨和拷问也将是更严酷和漫长的罪与罚，没人能够从施暴的战场全身而退。

恶影之下，对抗的奇迹

电影不仅展示了里斯本丸上人性施虐的心理肌理，所幸电影也为我们展示了，在巨大的恐惧、暴力和死亡的压榨下，战俘们在危机中的抗争力量。暴力对抗之外，卡斯伯森上尉组织战俘有序逃亡，并留守在船舱，为濒死的士兵念起苏格兰的经典童诗，给战死他乡的漂泊灵魂一些心灵的告慰。而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讲述是士兵们在战争初期就按惯例接收到了氰化钾胶囊，以备在成为战俘时自我解脱。但自杀是懦弱的，汉密尔顿上尉第一时间就扔掉氰化钾，他要为自己勇敢战斗到最后时刻。可当他奋力挤出底舱，又从即将倾覆的轮船跃入大海，却遭受了日军穷追猛打的射杀时，他知道没有生还的可能了，不再向岸边游去，而是自杀式向公海游去。此刻的不求生而求死，是他决定死也不要死在同类残杀的枪炮之下，如果一定要面对死亡，就由自己选择赴死的方式，这是生者留给自己的最后掌控命运的机会。

电影中还非常罕见地展示了历史中的一段记录，幸存者回忆他们在海上漂浮时看到那些失踪者最后的身影时刻，这幕仪式化的场景非常震撼，一个个声音交错，一幕幕场景迭现，一张张年轻的脸在波涛中隐去，这是生者对死者的纪念，是家人对他们所爱的最后告别，是人类对同胞郑重的悲悯。

电影的情感节奏也极其细腻准确。在用三维动画和人物口述来高度还原物理压迫的视听死亡体验面前，观众和所有片中人物一样，屏住呼吸，制止言语，数次搏斗都被绞杀生的希望，

有家无法再回的绝望和窒息变得切近，所有镜头，都如刀劈斧凿留在心里，来不及疼，就被更大的原力覆盖。而这个原力，就是善的力量。

至暗时刻，救援的光，突然亮了。在今天，浙江舟山海域一带有个著名的陈财伯的铜像。在风暴黑夜，上山点火为渔船指路，使无数人逃生；有人落水，要救上来。这是沿岸渔民的朴素信仰。所以，80年前，200多个渔民在海上发现随轮船倾覆漂浮而来的士兵们正被日军枪炮迫击，毫不犹豫地伸出了援助之手。200多个自己比谁都苦的中国清贫渔民，没有战队、没有誓师也不呐喊，就沉默奔向海上战场，冒着枪弹射击去抢救落水战俘，捞起一个走一个，藏起一个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是，这种救人的义举在事后，没人要求我们，没人呼告补偿，甚至在电影中，我们看到连子后人咀嚼，反倒觉得该忘就忘。当日军搜查出300多名战俘后，渔民全力以赴抢救了三名英国上等军官，并派15名精干渔民一路掩护通过数个封锁区到达英国使馆。历史往往就是这样玄妙，恰好因为这被中国渔民保护逃出的三位英国战俘，里斯本丸上日军屠杀战俘的真相才最终在世人面前被揭露出来。人在做，天在看，至此，多米诺骨牌一样连环触发的事件爆点，终于迎来结局，命运的齿轮，开始按正道启动。

历史拉远了看很容易抽象，只是时间事件和数字；再近了则容易沮丧，一幕幕大戏永无新意，天老爷颠覆众生如细土翻砂。可再拉到足够近，足够的细节在追忆里鲜活，人类间的情感薄如蝉翼却力拔千钧，会看到奇迹莹莹点点地出现，恶本能释放，就必定有善本能出手；有赶尽杀绝，更有仁心义胆。

方励在电影访问中反复强调，里斯本丸沉没故事的第一棒是传记《里斯本丸沉没：英国被遗忘的战时悲剧》的作者托尼·班纳姆博士，第二棒是电影人，第三棒交给观众，其实这也是里斯本丸沉没故事链条的本质。在命运施暴之下，如果一定要面对死亡，就由观众和渔民重组了星星点点的生命之桴，这不是一个战争历史片，而是一部沉静勇敢的心灵愿景电影。它适逢其时地诞生，不仅隔着历史的长河质问战争的残酷，更是在试图挖掘生命图存之间绝对的善意。今天的世界，日复一日严苛的震荡，技术的进步有时也难抵人心的黑洞，对世界陷入隔绝感的警惕会让我们再次置身冰冷的海夜，这个时候，一部中国电影温和而坚定地说：要有信心，人性的明亮要由你我传递。

这就如同98岁的战俘幸存者威廉在影片末尾洒脱地挥手：战争是肮脏的勾当，我活到现在，只看未来。

(作者为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副教授)

独家对话

1942年9月底，1800多名盟军战俘被关进日军武装运输船“里斯本丸”号船舱，从中国香港前往日本。由于日军违反《日内瓦公约》，未在船上悬挂任何运送战俘的旗帜或标志，“里斯本丸”在海上行驶三天后，在东北极岛海域被美军潜艇鱼雷击中。日军为防止战俘逃跑，企图把所有战俘埋葬在这片海域；此时，有200多名舟山渔民冒着枪林弹雨，一次次划船冲上去去将落入水中的战俘救起。

2024年9月，首次全面讲述这段历史的影片《里斯本丸沉没》正式公映，在评分网站上获得了9.2的高分。搜寻沉船、寻访亲历者和见证人、搜集资料、制作电影，方励和他的团队整整花了八年时间。在与本报的独家对话中，他说对于那场历史的打捞和讲述就像一场接力跑，而他也只是跑了其中的一棒。

——编者

文汇报：首先祝贺《里斯本丸沉没》，在上海国际电影节成功首映之后正式公映。可否介绍一下通过电影想要表达的主题是什么？

方励：这部电影在类型上可能会让很多人感到陌生，它不是一个传统的纪录片，我们将它定义为纪录剧情片。这与我们想要表达的内容相关：它不是讲历史，而是讲人的故事。讲历史只是电影中很小一部分，只占了不到20%，更多是讲人的命运，人的遭遇，讲一个大的战争里关于家庭，关于亲情，关于爱情，关于友情，关于人性的光辉。它是人的历史，而不只是战争的历史。如果只是讲战争的历史，不需要那么长的篇幅和那么大的屏幕。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决定做成一部大银幕电影，因为你在小屏幕前面看的话，只是看信息，感受不到人的情感，人的呼吸；这是光影包裹的沉浸式的大银幕的魅力，和在小屏幕上完全两回事。包括你看我们在音效方面，不管是水声、枪声、人声，也是全部追求真实的，完全把它当作一部战争片来制作。

文汇报：类型的独特性是不是意味着制作链条上很多环节都是首创的，没有先例可循？创制过程中最难的是什么？

方励：我们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一点一点试出来的。

BBC拍过一部《从纳粹手中救出的孩子们》，也是剧情纪录片。为了拍摄《里斯本丸》，我们还专门研究过这部片子，甚至做了实验，后来发现没有办法借鉴它的拍摄手法。它在历史还原部分使用了真人扮演，但因为它基本上只有一两个主要人物，所以这么做是可以的，而我们展现的是群像，基本上是一部战争片，有那么多的士兵，如果真人扮演，成本大且容易让观众的人跳戏。因为我们有了口述历史，有回忆录，有照片，太真实了，演员不管怎么表演都不可能实现对历史的还原。

也试过一些别的办法，包括花去一年半的时间进行3D动态和表情捕捉，也不行，最终才决定选择三渲二动画还原，就是大家现在在影片中所看到的。这是整部电影中最难的部分，花了四年时间。当然叙事、剪辑、故事的架构等等也很难，但是这些部分再难，也只花了两年时间。

三渲二动画还原的方案确定之后，过程中也走了不少弯路。比如我们先是用扫描雕塑模型，然后制作3D资产，再渲染成二维质感的动画，因为如果是传统写实3D动画的话，出来的角色有恐怖谷效应。渲染成二维之后又发现，人物不能动，一旦动起来，观众的注意力就到人物身上，忽视以及中断了画外音的讲述和情感传递。而且模拟2D动画每秒12帧，人物动作慢且卡顿，完全不能还原战场上开枪、扫射、突进的紧张状态。

于是我们干脆决定，借助虚拟拍摄技术，实现人物不动镜头动，动画中的军舰、渔船和海水可以动。就是观众在电影院里看到的效果，因为我们本来也

方励：希望八十二年前的故事，能够被世界听到

邵岭 本报记者
方励 北京劳雷影业有限公司总裁、《里斯本丸沉没》导演兼制片人

问精力？动画在影片中承载了怎样的功能？

方励：如果没有动画，我们把它拍成大银幕电影的意义就没有了，就做成在电视上播出的资料片或者专题片就可以了。动画承担的就是历史还原的那一部分，还原舱外的甲板、空间的逼仄、鱼雷如何击中船身、梯子如何断裂等。我们要让观众一下子就能身临其境地去感受历史战争的氛围，感受战俘是如何被残酷地虐待，他们是被关押在怎样黑暗、狭窄、如地狱般的空间里。不然观众一边听画外音的讲述，一边还要分心去想象那个场景，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日常生活题材的作品可以留白，这段历史距离今天的观众太远了，无法留白。更重要的是，如果影片不去还原和呈现那个场面，不去还原和呈现日军的暴行，不去还原和呈现战俘当时所陷入的那个无比绝望的境地，不去还原和呈现一个船舱里面1000多战俘、水流进来之后他们无法逃生于是手挽着手唱着歌沉入了水下……如果不去还原和呈现所有这些，今天乃至今后的观众，如何理解当年我们的渔民冒着枪林弹雨、划着舢板救起384位战俘这一英勇行为背后的意义？

这是只有影像、只有技术能够做到

文汇报：提到“方励”这个名字，可能很多人会立刻想到八年前的《百鸟朝凤》。很多媒体给你打上的标签也是“跪求排片的电影人”。这一次的《里斯本丸沉没》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观众反响很好，可是排片很少。这是你在开始做这部电影时就预想到的吗？电影是一门大众的艺术，每一个把作品送进电影院的人肯定都希望自己的电影能够被更多人看到。你怎么看待电影可能再次面临高口碑、低票房局面？

方励：电影有双重属性：文化艺术性和娱乐商业性。就像快餐和私房菜，都需要有人需要。更倾向于哪一种，是每一个创作者、每一个制作团队的志向和选择。我也是做了我自己的选择。电影的确是面向大众的，但大众也分今天的大众和未来的大众。就《里斯本丸沉没》这部电影来讲，我的志向更多是想通过影像为未来的大众保存下这段历史。就像我之前在很多采访里说的，拍这个电影就是在和时间赛跑，因为历史的见证者越来越少，而未来的大众会离这段历史越来越远。

当然如果时间倒退三四十年的话，我可能不这样想，因为年轻，觉得自己还有大把的时间。生命越接近倒计时，就越觉得要给未来的孩子们做一些事。我自己会很感恩一代一代的电影人，因为电影是最立体的，他们用电影为我们留下了历史。打开影像，曾经的时代就扑面而来。所以我也总是跟我们的制作团队和创作团队讲：我们能不能给后人留下点什么？

电影上映以来，观众给我的反馈让我特别欣慰，说明我和大家在内心情感上是相通的，是可以产生共鸣的，是可以留传给后人的。这些盟军的战俘，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在怀念故乡，怀念亲人；少尉把自己仅有的救生圈摘下来给了一个士兵；军官临死前托战友转告自己的妻子：请你转告她，我已经拼尽了全力与她团聚。更不用说中国的渔民们冒着生命危险去拯救他们，救上来之后把自己家里仅有的口粮衣服捐献给出来给他们。这是多么动人的人性光辉啊！这是我们这部影片最想传递给观众的。

所以排片少这件事情没有困扰到我。我真正在意的是，一段刚刚被打捞出来的历史，如果我们的力量太小，很可能就会沉寂下去。那全世界有多少人能再听到这个故事呢？特别是这是发生在中国的故事，是一桩惨无人道的屠杀所引发的一场感动天地的壮举。如果我们自己都不关注，还有谁会关注呢？

我常常说这就像一场接力跑。20年前，英国历史学者托尼·班纳姆在多年调研的基础上写了一本《里斯本丸沉没：英国被遗忘的战时悲剧》。知道我要做这部电影的时候，他把书的内容无偿地分享给了我，就像是把接力棒交到了我手里。我又往前跑了一程，在书所提供的战争部分的基础上继续深挖里面的人性故事，然后把它影像化地呈现出来。第三棒，我要把它交给观众，这一代的观众，下一代的观众。我希望我们能够一起发声，让这个发生在中国、几乎被淹没了82年的故事，能够被世界听到。

不是为了让观众看人物的表演，而是最大程度还原当时的场景和氛围。解决了角色动作的问题后，我们还面临整体视觉风格统一的挑战。人物、军舰、渔船、海水和天空虽然都是由电脑特效精心制作的，但为了呈现版画般的厚重感，我们花费了大量时间对CG资产进行做旧处理，加入手绘笔触的质感，实现了视觉风格统一。

文汇报：可能很多人此前看过报道，会以为搜寻沉船、寻找历史见证人是最难的部分，现在看来那只是开始。为什么在动画部分花费这么多时



2019年10月20日，方励陪伴来自英国的英军战俘后人乘船抵达“里斯本丸”沉船海域，在距离沉船30米的海面，他们撒下了白玫瑰花瓣，祭奠逝去的亲人。